

克林顿亲自作序 美国总统私人医生首度推出个人回忆录

趣味盎然而又感人至深……任何对近距离观察权力感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玛丽·卡尔 (Mary Karr) 《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说谎者俱乐部》作者



我的病人是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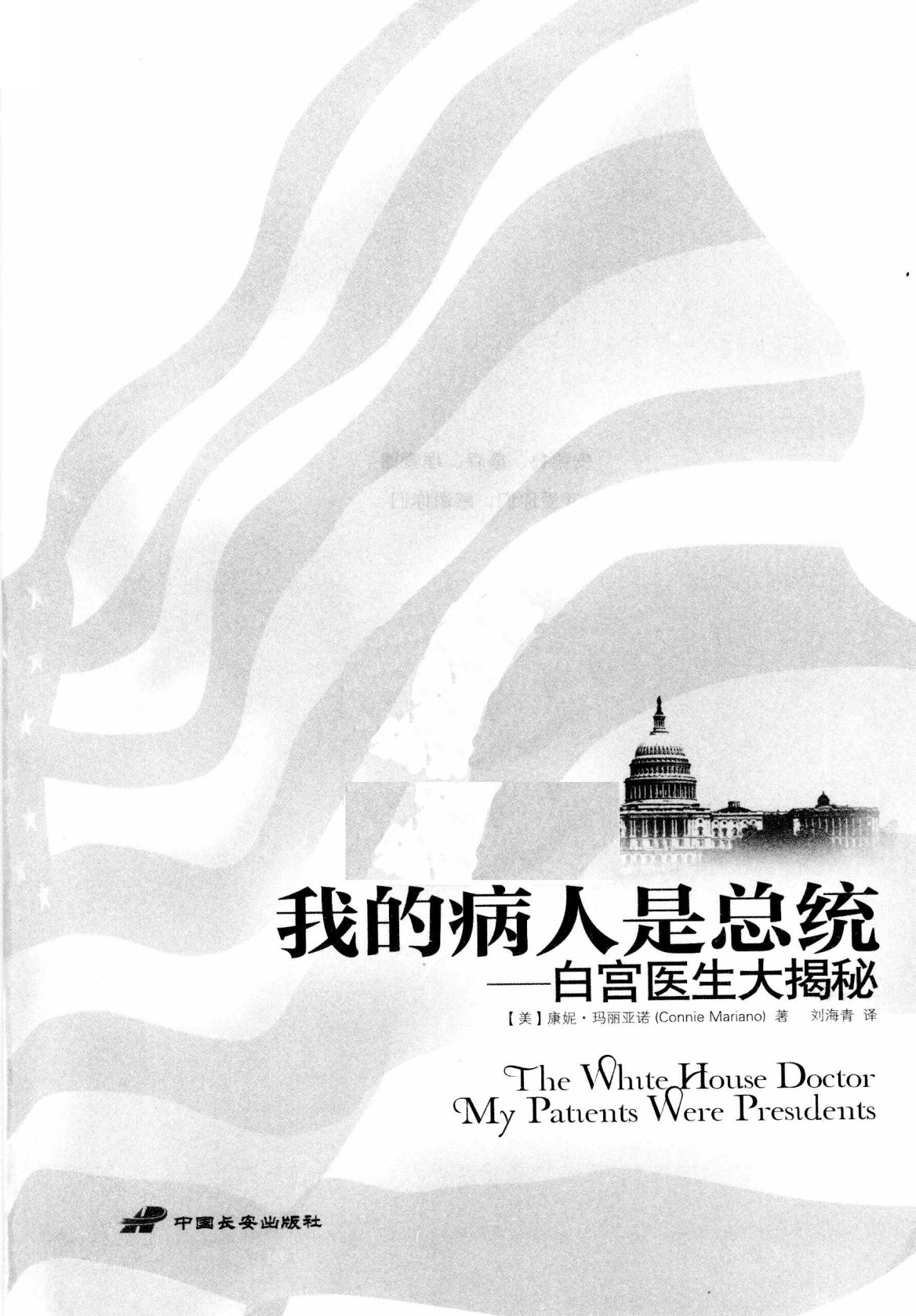
——白宫医生大揭秘

【美】康妮·玛丽亚诺 (Connie Mariano) 著 刘海青 译

The White House Doctor
My Patients Were Presidents



中国长安出版社



我的病人是总统

——白宫医生大揭秘

【美】康妮·玛丽亚诺 (Connie Mariano) 著 刘海青 译

The White House Doctor
My Patients Were Presidents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病人是总统 : 白宫医生大揭秘 / (美) 玛丽亚诺 (Mariano, C.) 著; 刘海青译.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4

书名原文: The White House Doctor: My Patients Were Presidents—A Memoir
ISBN 978-7-5107-0374-4

I. ①我… II. ①玛… ②刘… III. ①玛丽亚诺,
C.—回忆录 IV. ①K83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4578号

我的病人是总统——白宫医生大揭秘

[美] 康妮·玛丽亚诺 著 刘海青 译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电话: (010) 85089947, 85099948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190千字 插图: 47幅

版本: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374-4

定价: 35.00元

致 谢

我从未计划写作这样一本回忆录。相反，曾经有很多人采访我，然后根据我的言行写作并出版自己的书籍。我一直是被采访者，从来不是作者。不过，我的好胜本性迫使我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首先感谢的是畅销书作家、医生和挚友迈克尔·帕尔默（Michael Palmer），他教给我“炖犀牛肉”的方法。没有他，我可能永远没有创作的勇气和激情。

感谢我的第一患者——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并热心为我作序。

感谢我的代理人苏珊·克劳福德（Susan Crawford），感谢你对我悉心帮助和鞭策。你是一个登山好手，无人能超过你。

感谢我的文字导师和制图专家——书品有限公司的约翰·纳尔逊（John Nelson），感谢你出色的编辑、创意和指导工作，感谢你在我需要的时候总能及时照我屁股踹几脚，迫使我奋勇前进。你让本书的写作过程充满了乐趣。

感谢圣马丁出版社托马斯·邓恩图书部出类拔萃的编辑玛西娅·马克兰（Marcia Markland），感谢你饱含智慧的引导。无论何时，你都是

一位领舞者。

感谢吉姆·“麦克”·麦克劳德 (Jim “Mac” Mcleod)，他以前是我的医务兵，现在是我私人医疗机构的办公室主任。当我在诊所工作和写作之间寻求平衡时，感谢你所表现出的耐心和支持。感谢你的记忆为我提供帮助！

感谢我耐心的患者，正是你们的帮助才使我实现了写作本书的梦想。我希望你们都买上几本，继续合理饮食，经常锻炼，并不时询问自己：“如何才能让我的生活更加美好？”

感谢我的助手丽萨·赫伯斯特雷特 (Lisa Hebestreit)，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她做了大量辅助性的研究工作。感谢我的诊所接待处管理员雷切尔·伦纳德 (Rachel Leonard)，他将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

感谢过去与我一起在白宫工作的同事史蒂夫·巴沙尔 (Steve Bachar)，他让我重新回忆起皇宫当晚所发生的事情。为此，我要送给你一大盘子香蕉。还要感谢杰夫·埃施巴赫 (Jeff Eschbach) 医生帮我回忆旅行经历，并同意我将你在白宫的绰号“杜奇·豪瑟 (Doogie Howser)”公之于众。感谢比尔·麦基 (Bill McGee) 帮我回忆事件细节。

非常感谢理查德·塔博 (Richard Tubb) 医生的善意、谦逊和启示作用。你在我的书中永远处于“首位”。

感谢理查德·“迪克” (Richard “Dick”) 医生和莱斯利·莱登诺尔 (Leslie Ridenour)，感谢你们让我住在你们丰迪拉克 (Fond du Lac.) 的家中。在那里我获得了自己晋升的消息，这是一个完美的巧合。

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和“赛多纳姐妹”，感谢马迪·威廉姆斯 (Maddy Williams) 坚定不移的支持和鼓励，感谢乔治亚·邦恩 (Georgia Bunn) 的笑声以及不时迸发出的创造性火花。感谢莱西亚·斯卡里昂 (Lecia Scaglione)，当我告诉她自己准备写一本回忆录时，她直言不讳地提醒我：“要知道，写回忆录一定会得罪两种人——你提到的人和你没有提



到的人。”

对于我提到的人，我希望你们认为我的描述是客观公正的。对于我没有提到的人，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我不可能一一列举每个人的名字。

最后，感谢我“最亲爱的总统”约翰·H. 韦伯（John H. Weber），谢谢你始终如一的鼓励，想方设法保证我的写作时间，你总是用温和而又慈爱的声音提醒我：“赶紧写你的书，亲爱的。”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序言 我们的康妮医生

比尔·克林顿

在白宫工作的九年间，康妮·玛丽亚诺医生曾担任过很多职务：白宫医生、总统主治医师、白宫医学部主任、海军少将。无论从哪一个职务来看，康妮都是第一个：第一个成为白宫医生的女兵，第一个白宫医学部女主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成为海军少将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对于一个来自菲律宾的前海军船员的女儿来说，获此殊荣对她和她的家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的整个总统任期内，康妮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确保我的身体健康。无论欢乐与悲哀，无论是重要的历史时刻还是私人的独处时光，她都与我在一起。我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托付给她。她以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愉快地面对这一工作。我和家人以及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她为——康妮医生。

康妮医生在照顾白宫厨师和清洁人员时同样非常认真热情，就像在护理总统和世界领导人时一样：直爽、诚实、热情、富有智慧。在

担任白宫医学部主任的七年间，该部门的工作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这与康妮医生的辛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她将自己的医学部门转变成为一支最优秀的快速反应医疗团队，为总统提供24小时的现场医学护理。她还自创了一个名为“保护性医学支持”的术语，形象地勾勒出这一医疗团队快速反应的工作方针。

康妮·玛丽亚诺医生出身社会底层，凭借自己顽强的奋斗、坚定的信念和超人的勇气，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一个普通菲律宾家庭的小女孩一步步成长为美国总统的主治医师，玛丽亚诺医生的人生经历是美国梦的典型代表和真实再现。



致 谢 001

序 言 我们的康妮医生 比尔·克林顿 001

第 1 章 甜蜜的梦 001

第 2 章 命定职责 013

第 3 章 侍者之女 027

第 4 章 总统召见 043

第 5 章 巾帼须眉 059

第 6 章 白宫新人 071

第 7 章 变革是友 085

第 8 章 总统巡演 103

第 9 章 高危职业 121

第 10 章 我与国王 133

第 11 章 白宫流浪 153

第 12 章 悲伤之屋 171

第 13 章 惊涛骇浪 187

第 14 章 风暴之眼 203

第 15 章 一座村庄 217

第 16 章 第一家庭 235

第 17 章 金色之星 249

第 18 章 故地重回 265

第1章 甜蜜的梦

1

我从来没有与总统睡过觉。不过，我确实和前任总统睡过觉。事实上，我曾同时与三位前总统在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①上睡过觉。说实话，更令人惊讶的是，那次经历更像是一个小孩子们的睡衣派对。它发生在白宫普通的一天，结尾也非常地普通。

“嘿，医生，国宴厅有一位游客病倒了。”

我将头从计算机屏幕前抬起来——我的办公室位于白宫大楼首层，计算机就放在我的红木办公桌上。一位黑头发的男子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他是特勤处的一名制服部警官。我熟悉他的面孔，但是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即使已经在白宫工作了七年，我仍然记不全医生办公室外所有值勤警卫的名字——我的办公室就在大厅中总统私人电梯的对面。

① 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是一架蓝白相间的波音 747 飞机，为美国总统的专用客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美国的权力象征。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编者所加。）

“需不需要我给门诊值班的护士打电话要求帮助？”他试探性地问道。

我站起身，将特勤处专用的无线报话机卡在腰带上，一边绕着办公桌走、一边将耳机放进耳朵里，同时抓起自动体外除颤器和医疗箱。“他可以配合我治疗，不过总统、来访要员、餐厅人员以及游客所接受的治疗是同样的。”

为一位生病或受伤的旅客治病是白宫医生的首要职责之一，有时甚至需要在照顾完他们之后，再去探望我的第一患者——美国总统。1992年，当我作为海军派遣的医生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这便是我最早了解到的工作原则之一。对我来说，治疗晕厥的病人并不是第一次了。作为一名海军医生，多年来，我曾在急诊室、门诊、教学医院甚至在太平洋一艘驱逐舰上工作过，这些丰富的经历使我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门诊治疗专家。然而，这次的治疗环境比较特殊：富丽堂皇而又高雅华贵的国家宴会厅。

当我们沿着通向国宴厅的楼梯快步向上走去时，我祈祷道：“千万别让任何人在我任职期间死去。”我携带的医疗箱和除颤器相当沉重。白天工作时，这成了我的常规训练：提着医疗箱攀爬楼梯。已经没有机会去林荫大道跑步了。按计划，一个小时之后，我将与总统和第一夫人去国外。

我来到国宴厅，一群游客排成排站在那里，从房间的一端一直排到另外一端。一道金黄色警戒线将他们与大厅中央的正式宴会桌分开，天花板中心有一盏巨大的花式吊灯，将宴会厅照得异常明亮。生病的游客是一位身体虚弱的老年女士，她坐在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上，一位女警官站在她的旁边。特勤处的急救与受伤专用工具箱已经摆放在那里，那位警官正等我发布指令实施输氧。我在老夫人身边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她大约80岁左右，戴着眼镜和助听器，出了一身汗。我拿起她的手，然后慢慢地揉搓。她的手冰凉而又潮湿。我将食指和



中指按在她的手腕上，感到她的脉搏快而有力，并不是很微弱。于是，我开始例行治疗。

“你好，夫人，我是白宫医生。你感觉怎么样？”

她看了看我，眨眨眼，然后有气无力地说：“你是护士吗？”她的声音温和、甜美，带有西弗吉尼亚州的清新味道。

我笑了笑：“不是，夫人，我是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你的胸口疼吗？”

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眯起来：“你不是护士？”然后，她很仔细地打量着我，似乎在想：“像康妮·宗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白宫医生呢？”当我在她胳膊上缠血压计绷带时，我克制住冲动没有脱口而出：“欢迎你到克林顿总统的白宫来。”

“夫人，你有糖尿病吗？”我一边给血压计绷带加压，一边问道。

“不，没有糖尿病。”

她的血压值是110/60毫米汞柱，脉搏80次/分，都很正常；呼吸20次/分，均匀而轻松。我抬头向她身后站着的一位50多岁的女士望去，她是老夫人的女儿。“你母亲有没有吃控制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药物？”

她摇了摇头：“不，从来没有。”

“今天早晨她怎么样？”我问。

“因为要来参观白宫，她非常兴奋，连早饭都没有吃。然后，我们排队等了一个小时。当我们来到楼上时，她说自己有点困，出了一身汗，然后就虚脱了。”

我看了看那位警官，还没有来得及说“请来一杯橙汁”，一位白宫服务生就端来一个银盘，上边放着一杯新鲜的橙汁。

“夫人，我们想让你喝点橙汁，行吗？”

她点点头，接过橙汁，很快喝了起来。然后，她用服务生递给她的餐巾拍了拍嘴唇。接着，她注意到餐巾上印着金色的总统压花印章，

便偷偷地将它放入了自己的口袋中。

直到此时，白宫的值班护士才姗姗来迟。他名叫吉姆·霍萨克，个子很高，长着一头棕发，拿着自己的医药箱，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男人。他弯腰蹲在我的身边，脸上显出愧疚的模样，对我小声说道：“对不起，上校，我来晚了。刚才门诊太忙了。”

“我想，我们这位病人没问题了，”我对他说，“她只是血糖有点低，血压和脉搏平稳。我要把她移交给你。”

突然，我的无线话机嘟嘟地响了起来（为了给这位女士治疗，我把耳机拿掉了）：“各岗位注意，奥斯卡频道……雄鹰要走了……”“雄鹰”是特勤处给总统比尔·克林顿起的代号，“奥斯卡”是特勤处使用的频率代号。这是负责总统安全的一名特工的声音，告诉大家比尔·克林顿要在白宫内走过。

吉姆抬头看着我：“葬礼？”

我点点头。吉姆试探性地问道：“和所有总统一起？”我笑了笑。我看到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白宫高级护士文斯·斯塔克斯与我同行的原因，因为他明白：他们只是病人。当我走开时，我听到吉姆在向那位老夫人介绍自己。

“噢，这么说，你是医生了？”

当我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时，我看了看手表。再过20分钟，我们将从南草坪乘海军一号（Marine One）^①起飞。然后，我听到报话机中说道：“雄鹰经过。”“雄鹰经过”意思是说雄鹰在移动，要去什么地方。但是，到底去哪里呢？“雄鹰正在去住所。”有人在报话机中说道，好像听到了我的疑问一样。

现在，我听到海军一号螺旋桨发出的低沉声音，它已在南草坪降落了。接我的车到了。直升飞机将马上把总统送到安德鲁空军基地。他准备离开白宫了，作为他的医生，我将陪同他一起前往。当我赶往

^① 海军一号（Marine One）是美国总统搭乘的专用直升飞机，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我的办公室时，我问在大厅总统电梯旁值勤的特勤处特工：“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要提前出发？”他笑了笑，然后又耸了耸肩膀。特勤处规定他们只能这样做。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想着还有多长时间去安德鲁空军基地。总统可能在楼上呆一分钟，也有可能呆上一个小时。所以，具体时间，特勤处是不知道的。我怎么忘了克林顿总统的老作风呢？他总是变幻莫测！

但是，我有自己的间谍网络：总统的菲律宾裔贴身侍卫。我走到自己的计算机前边，给侍卫长乔·法玛发了一条短信：“什么时候出发？玛丽亚诺医生。”

当我刚刚敲下发送键，电话就响了。我拿起听筒，打来电话的正是乔：“医生，总统将在十分钟后出发。”这是总统亲口对他说的。总统侍卫所说的话是最权威的、最可信的。这已成了白宫众所周知的事实，连特别检察官肯·斯塔尔都知道。

我来到大厅，像猫咪“袜子”(Socks)^①一样开心地笑着，现在我拥有了白宫18公顷地面内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秘密：我弄到了独家新闻。值勤的军事助手刚刚抵达大厅。每天会有一名助手跟随总统，携带着被人们称作“橄榄球”的黑色皮箱，里面装着美国的核密码。

今天，这位军事助手也将陪同总统一起到海外旅行。他全副武装，脸上微微渗出汗珠，呼吸急促。这位军事助手还没有冷静下来，他不知道那个独家新闻。我向他走过去，他庄重地向我打招呼：“你好，玛丽亚诺上校。”

我向他笑笑，然后试探性地问道：“有没有出发的消息？”

他用一方白手帕擦了擦额头，然后答道：“还没有，夫人。”

“哦，”我回应道，“总统的侍卫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总统计划十分钟后出发。”意识到我向他透露了一条独家新闻后，军事助手的

^① “袜子”(Socks)是一只黑白双色的短毛小猫，原本是克林顿一家的宠物；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袜子”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宫第一宠物”、“美国第一猫”。

情绪马上活跃起来。你必须让独家新闻连成串传播出去，成为其中的一环是军事助手所渴望的事情。

“接待卫长通知，总统将在十分钟后出发。”他脸上挂着一副权威的表情，对着自己的报话机说道。于是，特勤处、白宫通讯处、海军一号驾驶员、负责监视特勤处频率的军事人员都收到了这一消息。大厅中，站在我们旁边的特勤处特工向那位军事助手竖起了大拇指。这个赞许的信号马上钻进了他沾满汗水的脑袋里，于是他显得更加趾高气扬了。然后，他发现我正在看着他，就看着别处小声地对我说：“嗯，谢谢，夫人。”

我心领神会地小声回应道：“没什么，少校。”

2

“雄鹰和常青树，南草坪。”当总统和克林顿夫人从外交接待室出来向南草坪走去时，总统的特工负责人对着袖子上的话筒说道。此时，等候在南门廊西侧的摄影记者们将镜头对准他们，闪光灯如暴风骤雨般此起彼伏。我跟在他们身后，小心翼翼地走在湿漉漉的草坪上，尽量避免出现在镜头之中。我不断提醒自己，保持在镜头之外，不要绊倒。到白宫报到的第一天，我们就被告知应该尽量避免出现在照片之中。白宫军事办公室向我们传达的工作纪律是：你们必须避免抛头露面。对我来说，这是一条很容易遵守的规定。作为一名菲律宾海军船员的女儿，远离公众视线是深植在我DNA中的一条基本理念。

海军一号的后舱门砰的一声关闭。我坐在面对舱门的有垫座椅上，将身上的蓝色海军毛绒大衣裹紧，但仍在不住地打着寒颤。特工负责人坐在我对面的折叠座椅上，他戴好耳机，以便需要时与驾驶舱中的



飞行员通话。这位特工肯定看到了我紧裹大衣瑟瑟发抖的样子。他通知飞行员道：“医生所在的地方有点冷。你能把温度升高一点吗？”一会，当我们飞离南草坪时，机舱中的温度已经升高了。

我向直升机前部望去，看到了总统和第一夫人。他们相对坐在印有总统印章的宝蓝色座位上，正在阅读情况简报。总统私人助理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正在阅读总统的行程安排。当海军一号从南草坪起飞时，我朝窗外望去，看到华盛顿纪念碑顶上的红灯正如脉搏一样有规律地闪烁着。海军一号向南倾斜飞行时，距离纪念碑特别近，几乎一伸手便能摸到它的顶端。我知道，很少有人能如此近距离地从空中俯瞰它，而且乘坐的是总统的专用直升飞机。直升飞机掠过潮汐湾时，我心中不由生出一股敬畏与感激相互交融的感觉。

当我们快要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时，我看到了窗外的波托马克河。我想，这次行程的计划安排得实在太快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刚刚去世，正如白宫内部经常说的那样——你去世，我们起飞。这意味着空军一号必须做好准备，将总统送往约旦首都安曼，参加国王的国葬。乘坐总统专机的人员包括总统及夫人、白宫高级幕僚、国务院官员、特勤处特工、白宫新闻处职员、我的白宫医学部成员等等。这次旅行非常特别，因为机上还有另外三名特殊乘客：前总统乔治·H.W.布什^①、吉米·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我期待着见到老布什总统，1992年当我刚刚进入白宫时，他是我的第一个“第一病人”。在克林顿总统夫妇的一次旅行中，我曾遇到过卡特总统。几年以前，在威克森林大学的一次宴会上，我也曾与福特总统一起吃过饭。

离开白宫15分钟后，海军一号降落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总统和夫人从前舷梯下了直升飞机。等候在柏油飞机跑道上的摄影记者们拍

^① 乔治·H. W. 布什为美国第41任总统，常被称为老布什；其子乔治·W. 布什为美国第43任总统，常被称为小布什。



站在空军一号前的柏油跑道前，后面是白宫新闻部工作人员。服役期间，我曾到过100多个国家，大多数都是在我做白宫医生时发生的。

摄了他们抵达的画面，随后总统神态凝重地走向747客机舷梯。与此同时，位于直升飞机后部的两个菲律宾裔贴身男仆弗莱德·桑切斯和利托·巴蒂斯塔正在搬运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行李。当我从直升机上卸下自己的医药箱、心脏除颤器和公文包时，我拍了拍弗莱德和利托的背。他们都微笑着以示回应。我小心躲避着照相机镜头，快步走向飞机后部舷梯。

我喜欢空军一号，离开白宫之后，这里就是我的家。当我朝飞机前部医务人员舱位走去，路过新闻区时，向坐在那里的白宫新闻记者们挥了挥手，其中有几个人向我挥手作答。一位记者问道：“嘿，医生，我们能喝那边的水吗？”

“瓶装水，而且喝得越多越好。”我对他说。

然后，我从特勤处成员旁边走过，看到一名特工在飞机起飞前已经酣然入睡了。这次海外之行安排得过于仓促，每个人都连夜加班，尤其是特勤处的工作人员。但是，当我们升空之后，他们至少可以有